# 涇野先生文集

處士有

# 溼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後學比地李楨編校

## 題辭

### 題渭南處士任君廷實鍚賑貧圖

辭榮孫利。上士猶有難色。捐財賑貧里翁惻叟或脫然舉不意也。定於天者質也成於人者習也質麗者心惻習懿者行良晏平仲仕於齊齊人待晏子而舉火者七十餘家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至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夫晏子豈不欲利其身與先人哉其所

志者固非夫人所能識也。山不吝材木。樵蘇咸適材。木未嘗窮。水不吝魚鱉。罟網咸適。而魚鱉未嘗窮。蓋有所預之者矣。故曰獨富。不富。獨窮。不窮。是故聖人賑四海。賢人賑一國。善人賑一鄉。賑四海者四海咸賑之。賑一國者一國咸賑之。賑一鄉者一鄉咸賑之。處士已矣而介子孫嘉懋大則躋道階小則登膴仕如卓卿二子者詎可量也是非處士之積哉是非處士之積哉

有明山西參政西澗先生秦公墓碑題辭

西澗志阻于時有不泯氏之題可瞑目矣彼炙日鑠金者好細思量

嗟呼此吾友西澗秦公之墓也方風俗之下流也智者困愚強者轢懦富者凌貧貴者蔑賤共攻于心獨見于政中官不能剔其鋒邊鎮不能折其翼爾乃如夫斯發如斧斯劈勦強剉暴剷貪刈頑鋤輔頌其明三晉安其公然豺狼可問而不能遜奸僚之穽貂璫可喻而不能解撫按之羅此固在外者之有時數亦在己者之有義命也君又何所冤乎

## 贈君月崖先生墓表題辭

贈君月崖趙先生者曲靖太守丹山子元默之考也

灑灑數
百言發
幽闡微
如繪人
之繪人
也濟濟
[illegible]仁氣

其墓在廣東順德縣之東北所配李宜人者合葬焉
墓倚石巖巖腹有洞洞顛一石其立如麐身其後如
牛尾其蹄如馬而首如狼首上一角觭立婉然麟狀
但少声音中黃鍾耳觀者奇之遂名其洞曰玉麟洞
夫洞石也非麟也麟殆其似之耳若為人子孫者含
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而後處不
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犯陷穽不離罘罳文章彬彬乃
真麟也故其詩曰振振君子于嗟麟兮洞後有池曰
天湖夫湖都也大陂也湖而曰天豈惟可以運銅舩

三尺童子作兒而欲趄之者

而隱金牛。藏三山而收五渚哉。風可使分也。雨可使起也。其視芍陂笠澤。皆如沼沚之細矣。君子于此以求行健于天而自強不息者也。湖心搆亭亭外雜植松竹數萬株者何也夫松東出岱畝而西挺嵩高壽數千歲或爲青牛或爲伏龜不惟可以長人之生尤可以比人之德其棲鶴繫馬偃蓋飛節不足道也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竹也翠實紫籜繡皮綠葉或鳴鳳而來鷟或似桂而如松蓋君子切磋琢磨之地逃也亭栽蓮畜魚何也蓮之爲君子也周

茂叔說之詳矣鶴鳴之詩曰魚在於淵或在於渚言事雖散于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又曰魚在于渚或在于淵言事雖在于目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然則丹山爲月崖先生之墓其所取意者高遠哉或曰丹山以爲靜養怡神之資而予說之如此不亦背乎曰風木之地也孝子覽物思親。無往非道。其爲怡養孰大焉於是元默曰善。嗚安吾父母之心於九原。揚吾父母之名于百世者。固有在於斯乎。

子元未必及此或闕斯言而與起乎忠臣孝子望雲望闕俱一

望楓題

望楓者鄞水徐大夫子元之志也子元家居時每出龍門莊西南瞻望見其親之丘有孤楓焉於是每見楓若見丘也每見丘若見親也於是每望親必望丘也每望丘必望楓也既仕爲南曹郎飲食猶楓之在盂也起居猶楓之參前也宴息夢寐猶楓之在衾枕也客有爲之畫其狀子元展玩泣下恍若遊鄞水之郊也予嘆曰子元且五十而慕親之心如此當非時之名鄉哲大夫乎或曰古者樹楓冊陛忠臣戀君示

念天機流暢處先生固迎機開發之耳



望楓焉或曰文王望道未見望斯二言則何如曰由子元之事觀之望楓於親即望君也望楓於君即望道也忠不出乎孝道不外乎孝與忠然則子元之志其遠矣乎子元之學其易矣乎

靜樂得言題辭

靜樂黃日思自入太學以至官戶部爲毋致政縉紳大夫多有贈言凡以贊其美而勉其不已於學也黃子輯編成帙矣他日過問名予謂當題之曰靜樂得言蓋君子以行爲本而人之言凡以助其行也苟得

人之言誦之於口唯之於心驗之於身毋忘其所已能滋充其所未至則孟子所云是求有益於得者將不在斯乎若或受之而必忽守之而不堅櫝之而不能充實光大以徙焉交遊之榮則於斯言也雖得之必失之矣黄子於予以道相朂者也豈其然乎

介立題辭

介立者少室以南之支山也去汝上亦不甚近林子曰吾名時字懋易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予深惡夫隨也乃謂介立之山獨近于予遂取以自號焉涇野子

句句名理真棘門而射前中紅心者乎月是毀方為圓若不得精言権矣

曰易不云乎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子以爲斷可識矣蓋言明生於定也故心之不定者得喪動於前禍福變其操知彰而不知微知柔而不知剛一身自以爲榮萬夫不以爲望矣故三公不能易柳下齊卿不足以滯孟軻者介也昔者夫子大聖人也學至三十方能立今人謂立爲細開口輙言權是故年未壯艾而習傾欹歳已耄耋而學彊仕皆生於輕立重權之獘也是故泥途而有繼步其必攀緣者也不然跬步不能前中道而有跛足必其篤疾者也不然千里必

可到故君子寧求立而未至不可未立而先權也林
子行已迸立乃其志又欲守乎介焉則他日雖不惑
知命之精皆可學而至也林子幸無謂介立之未效
也而有渝

登瀛圖題辭

此永樂二十八宿登瀛圖乃周文襄公之孫憲經允
所藏者也夫
文皇初命大學士解縉所選進者二十八人文襄舊
然以年少願學自舉

文皇嘉其有志增爲二十九人夫二十九人自曾殿
撰而下雖文學名重一時然而如
聖諭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者以文襄
公爲首其他如王公直李公時勉陳公敬宗亦庶幾
焉若諸君子者雖或生年不永雖或秩位不崇固必
不論但可以比方文襄者亦鮮矣嗟乎微文襄之首
舉則二十八人者不幾于負
聖心乎乃然後知科第之不足貴而道德文章之著
惟有志者事竟成也

以醒言惺令人心目俱豁矣人累不為欲迷便可悟太真何事不醒

日惺齋題

日惺者宜興杭錫賢扁其書齋以自警者也昔程子論敬而謝上蔡以常惺惺法明之然則錫賢其亦上蔡之徒乎夫惺猶醒也人睡以寐則不醒飲以醉則不醒欲以迷則不醒內不見身心外不見天日與物無異矣就其中以迷欲爲甚而欲之迷也在人各有所重惟於重者常以理喚醒則其輕者皆易矣至於久積雖曾氏之三省皆可以究其旨而得其要也錫賢年四十而向上無已因其問也遂書以與其志

九思誌銘題辭

邉寧波志九思先生云有近仁之資疾之革也摩三児之頂曰他日成立無忘吾師其師即凌波寧波舉進士就教職於寧波不久視亡矣夫九思先生永訣于其子者凡家事一不及而惟以報師爲言當其人豈非朝聞夕死者乎然則汝成之所繼志述事者雖如曾參一羊棗亦思其父至聞一貫以報先師可也

改亭題辭

改亭者何毘山方子時鳴之別號也亭既立且定矣

亭如此而改也駁騷乎佳境矣彼衆閉習地之娛玩視此亭何如也

何以又改乎初在溪北徙而建之南爲曰改亭或曰惡其柱之欹也而正之惡其棟之撓也而隆之惡其四門未闢八窓未啓也而廣之亦曰改亭焉方子曰人之有斯身也猶家之有斯亭也一亭可以來萬人一身可以備萬物身有失而不去即亭有欹撓而不改故君子居斯亭以內訟其過也過而自訟復于無過反身而誠其樂莫大亦又曰改亭焉涇野子聞之曰方子其爲顏氏商湯之學乎孔子曰顏回不二過仲虺曰惟商王改過不吝吾知方子匪獨爲改其亭

矣。

先生言刑獨詳豈以謂

## 金陵贈意題辭

南秋官錢子貴行晉北刑部貴州司其僚同年率爲詩歌以發其蒞刑明公声動銓曹有此行也貴行持謂予曰諸君子章多褒辭衙顧吾涇野子一規戒之以資顧視耳予嘆曰諸君子若言貴行爲師能得其民之情也乃貴行自不滿假而求規戒豈非曾子所謂勿喜者乎夫士之於刑得其情而喜之者固非也乃有不得民情而喜者則謂之何不得其情而喜者

國之典民之命天地之和乎此二三言其一隅耳

固非也乃有如得其情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徒勿喜焉則又謂之何然則貴行斯往雖得其情吾知不徒勿喜矣或又曰峻法以徼名徇私以縱姦殺人以媚人玆三者如得其情則謂之何曰有一於此豈惟勿喜雖怒至壯頑奮不顧官可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 跋

### 一舫齋跋

此一舫齋者歙人岩溪王先生之齋扁也賦若詩者美一舫齋也世有七居惟君子爲能選焉好高者巢居。好下者穴居。好山者岩居。好水者舟居。好功名者朝居。好利者市井居。好德者天下之廣居。居一舫齋者。好水居。遨遊天壤。托興湖海之上。不知彼之浮沉。

瀑布飛来如寒雨流煙雲深不知處所有九仞之

泉乎

三峽水無風有浪

以終而世其亦古之風邪

## 雙節集跋

呂子曰吾觀於雙節集而嘆祝氏劉氏之難能也年三十二而守節焉豈惟可以教婦人哉生爲丈夫事親而有肯子定交而有怨友事君而有渝節之臣曾祝劉氏之不若也雙節集行可以風四方矣弋陽鄭人不得而私之也

## 汝帖跋

汝帖不若絳帖之爾真也書入木石即失厥初詎惟

武庫中色色俱備挾千金問價不當一圭璧耳先生有夜光之珠乎

汝帖式世遠筆湮。以跡模臨。得三遺七。取形去神者。皆汝帖也。夫盡存意。尚可致跡。在世亦可辨。故三代之書。聖世之書也。其文典。兩漢之書。治世之書也。其文樸。秦始渝古變國之書也。其文奇。魏始通晉苟國之書也。其文淺。晉宋齊梁陳隋之書。亂國之書也。其文冶而滑。後魏北齊後周諸胡之書。盜國之書也。其文麤而厲。唐衰矣。其文淫。于晉宋虛矣。其文蕪。于魏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往嘗見管仲姬入宮爲元皇后寫竹幾七八十種精

此簡如宮怨詞且訴且泣相思俱在言外旨深哉

神幽思隨處發見曲盡變態幻若化工後有跋語亦管自作辭染俱妙其逎勁處如寫竹然盖子昂所不能及也今丘氏莊竹將無亦類乎若子昂之書獲覽亦廣然多嫵媚態盖嘗評其劣於管之竹也此數簡却有自在意當是老年後所作乎夫子昂宋宗室也仕元以書翰重於其君而其內子之冊者亦爲元后所軫嘉如此則古之所謂刑于寡妻者亦似若人乎

跋遊天台卷

涵濱黃仲通有遊天台卷爲台人周世瞻所畫曲盡

此是秋夜淡花淡月曉星空青萬里

天台之勝也。日仲通持以示予曰。此中足跡目力所到。愛戀不能舍者也。子其激我以遊乎。予曰。仲通肯從予西遊終南惇物乎。此地伊呂周召之跡尚存。不跋涉涇渭而畢見。登嵯峩而可覩。松赤不足攀。芝紫不足采。委蛇窈窕之幽。皆可求而得也。仲通又肯從予東遊太山乎。論孟庸學之舊。尚著未湮。泌鳧嶧以連脉。傍洙泗以通靈。眇漢禪而不視。輕唐封以忘言。翠微奇巘之處。皆可求而到也。是時靜菴周道通亦在座。笑曰。仲通其無失相許之言乎。既而曰。其挾以

文昭氣節傳之今日真

同往無遺我乎於是三人者皆欲撰杖屨裝書劍飄然以遊不俟裹糧者矣

## 林氏世藏圖跋

右文昭林公少頴於宋紹興間所得勑辭其子孫寶藏相傳至今刑部正郎德敷則十數世孫也裝潢成卷以展於予蓋自秘書省正字以至爲福建叅議其詞翰皆在也夫文昭嘗論安石三經之非斥浮王何又因金人南侵作書抵當路言元和畏戰之弊風節凛凛至今猶有生氣誠有宋之名儒也然考其師友

所謂正氣光史冊者也先生來章之而益張大其蹟不然趙無極柚中簡耳

淵源初受學於紫薇舍人呂本中。其後東萊呂祖謙又受學於少穎焉。雖晦菴朱子亦聞少穎之風而興起者也。然則少穎入朝之節豈偶然哉。嗚呼使紫薇不至閩。少穎或無此學。使少穎早至洛陽以見二程又或南至道州以見濂溪。西至關陝以見橫渠。則其造詣所成當又不止此也。然則德數今日續戎而光大之者雖東至泰山以訪孔顏可也。不然則所藏詞卷亦與書肆集本等耳。

跋空同子詩卷

此真空同知已故諸蓄不盡之意彼序空同詩看以目相皮者也

觀空同子與王溪子諸詩有蘇武李陵之志有建安七子之質有二陸三謝之藻令之作者鮮見其比雖使子美太白若在與之並馳齊驅未知誰其後先也然予獨惜夫民病而俗頹憂世而樂學者寡竊或聞一二焉而質愚力溥不克有往則又未嘗不興心於斯人也向接空同子之貌如玉其言如春當其俊邁雖顏孟可往而有也乃其爲詩至與七子二陸三謝亚無異何邪

巡歷邊關詩跋

近日邊事多所謂揚湯

予素不識兵亦未嘗經閱塞徼第聞人有探兵本曉兵機者則知其爲善喜愛不已也即者大同之事以國家全盛之兵圍孤城伐叛卒反至戕官軍耗公帑殆千萬計久而後就定然猶爲一二兇首所脅則豈其力之不足哉無亦當事者有遺計乎偶獲約菴中丞巡邊諸詩則嘆曰世固當有此耳夫寡能敵衆邪能勝正死能敗生下能干上此實勢之反常者也然而間有至是者彼固有以蹶其本而瞰其機矣誠使在此者有所先見焉于以制彼豈不如徙薪拉朽哉

止沸者當事者不知兵也安得倜儻之士以此跋告之

浙中兵民之變正坐此弊至今

古之君子所以尊俎折衝談笑卻敵固非以兵爲玩臨事而不懼者也昔約菴之在宣府也偶一二黠卒欲犯總制頃刻亂者百千聚約菴方病臥起以數言罵諭彼皆披靡自潰諸詩之旨固多此意乎然後知古之名將伐謀爲上也雖然事發能識其機猶不如先見以寢者之爲愈耳若乃事且垂成又于其機不察而處之未當此唐室藩鎮之流害其事者又寧肯踵襲之邪或曰聲罪則起變窮惡則傷善對曰事有遺奸法有隱禍譬諸瘡癰根株不拔毒及四體古之

未有人說破者可恨也

征邑伐奄者。豈其道皆左手。斯予於約菴之詩深有感焉亦欲因以贊諸障遏者也

南軒薛仁和傳跋

此蒲人薛南軒之傳也僉憲丹陽殷君文濟所著也殷君嘗爲蒲大夫知南軒以廉而黜其子性以孝而廢乃作傳與論以惜之夫既謂廉能希伯夷。雖黜不黜。既謂孝能過漢緹縈。雖廢不廢。南軒已往矣立身行道斬絕游行不以一節之孝自足而盡顯揚之實使南軒傳之千載而不沒者則又在於性乎爾斯其

爲孝廉也不又遠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 涇野先生奏疏卷之三十一

後學北地李楨

## 奏議

### 端大本以圖治平疏

臣患病在家卧聞

恩詔大赦天下臣民歡慶畿甸諸賊西夏叛逆其勢固將摧沮矣臣愚謂大本未端終難平治伏願

陛下念天命可畏小民難保秉維新之日奮大有爲之志日臨

朝宁即夜　進宮

經筵日講無或停輟

躬親政事節省佚遊以德服遠風聲傳布民志斯定

宗社之福莫大於是內臣外臣亦得以久保富貴矣

如或不然臣恐四海觖望盜賊叛逆紛紛然滋蔓

雖有良將精兵亦不足恃不可不重慮也臣備員

近侍叨職

講筵躬逢

聖政維新雖當卧病義不容默臣昧死上言不勝激

切俟罪之至

勤聖學以圖治平疏

臣伏覩

陛下臨御經筵講求治道聲聞於外臣民歡慶臣竊惟人君一身四海瞻仰繫屬人心勤學爲先誠能勤學其樂無比蓋講究義理則此心明白如日中天照見萬里之外用人行政自得其當不亦可樂乎自是志慮堅定精神完固壽命無疆視諸玩好皆可輕矣不亦可樂乎自是德化流行格於上下

天心親愛不生災異民心悅服不生盜賊夷狄遠遁

宗社奠安不亦可樂乎自是優游

九重坐享太平內外臣人亦得以長保富貴不亦可

樂乎自是

聖名神聞爭光日月萬世之下與堯舜並稱不亦可

樂乎然勤學之事則又甚易

經筵日講俱有講官論說

陛下垂拱而聽甚易苟知一句即見之行不勞雕刻

文字甚易

聖王之學貴知切要今但看典謨論語大學
祖訓用之不盡不勞博觀泛覽以費精力甚易況
陛下天縱聰明無所不能若暫捨遊田觀逸之事以
爲此至樂甚易之學未有不成治者臣非欲
陛下絶遊田觀逸也盖先勤學以安天下而後遊田
觀逸爲我樂矣不先勤學以安天下卽遊田觀逸
不爲我樂矣昔周文王緝熈敬止咸和萬民斯享
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
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之也即今蜀漢江湖盜賊日熾星

殞地震瀕年而見旱澇不均久無豐歲民之窮苦

驚慌亦既極矣

陛下不可不棘圖之也臣備員近侍叨職

講筵目擊四方變亂之不已心懼

九重淵默之未聞思維網領無過勤學輒陳瞽言以

瀆

天聽倘蒙

采納蒼生萬福臣不勝戰慄俟罪之至

應詔陳言以弭災變疏

臣聞

乾清宮災十八日聞

陛下側席求言臣憂喜交集莫知所措化災爲祥正

在今日臣雖卧病義不容默臣惟變不虛生實由

人召數年以來

陛下日事遊豫致使左右羣小蒙蔽

聰明廷臣隱默不肯直言政事顛倒上干天怒災出

非常海内震驚而

陛下始形悔悟然此誠改過圖新之機

君臣交修之日也夫今

陛下所當修者有六一曰逐日

臨朝聽政用防壅蔽不宜恣事慢遊以聽

萬幾二曰還處

宮寢豫圖儲貳繫屬天下人心不宜日夜昵近謔邪

耗蠹

精神以忘

大本三曰

郊社禘嘗祇肅欽承以祈感格不宜輕褻
宗廟神祇使邊戍小卒或得以騁騎震驚四曰日朝
兩宮承顏順志化天下以孝道不宜廢畧
定省經旬忘返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邉軍令各寧禁
以清
禁院不宜雜處溷行忘貴賤分以損神威六曰各處
鎮守官貪婪者取回別用不宜遵之侵漁上下交
征重爲民困六者畢具
君道立矣臣之所當修者有九宜先令翰林侍從諸

臣日輪數人佐以科道二員侍直文華殿凡前代

興廢之由及天下利病及

祖宗創業艱難之狀令明白直說不許含糊推避雖

陛下燕遊之地亦使逐日隨從應時承弼其或言不

盡意仍令該官具疏以資啟沃此臣之當脩者一

也其吏部用舍人材則當升進清介骨鯁恬退之

輩用作士風其儇利奔競以賂得官者不拘大小

俱宜察實擯斥下逮納粟胥吏之官雖或幹濟頗

長然學術實疏及濫科貢正途亦宜豫為消長抑

揚之計以清選法此臣之當脩者二也至若戶部之事民病尤劇如各處官吏因民貧富上下其差或大戶起稅淪及乞丐小戶存留不論千金或遞稅京稅積歲弗易或荒熟互隱科免任情或布絲折稅徇情多寡脩短或秋稅官糧偏重貧民不與處分或戶口附籍增減失實或煢獨力役影射者衆或民自鬻鹽複輸米鈔況在內者黃店以阻塞商賈包攬以勒取民財勢要中鹽者以侵奪民利故困苦無告借貸偷生俱宜通行改正此臣之當

修者三也禮部本以求賢爲治宜通行各提學官
遵守
祖宗成法凡生員入學入試先令里隣結勘良善無
過惡者方聽試驗文理不可因襲近年各立陋規
直取浮詞不論行檢以壞化源況其旌表節義或
不實收官監賞玉帶蟒衣或太濫是皆宜令執
奏改定此臣之當修者四也都督坐府大任也半用
憸人當擇團營宿士禁旅也多役私門當革錦衣
之官費以鉅萬半出異途宜汰遊塞之將倚以邊

城多因賄舉當察不然一有驚棘內何以捍禦外何以攻守司兵者將誰委咎此臣之當脩者五也謗讟一入輒收風憲威富既行陰宥盜竊司寇不能執臺諫不能劾棘寺不敢評是尚為有刑賞乎此臣之當脩者六也工部財耗班匠半逋其鎮國府豹房新寺酒店之作猶不也況織造之繁繭絲竭揚越之蚕氊帳氅關隴之羔民興咀怨家思為盜未聞執藝諫止乃方鬻爵以賛浪費遣使以剥逃丁不知將置其民何地而後已也此臣之當脩者

七也

祖宗設立科道本寄耳目之司今或依違不封駁懾懦不振厲間有直士又以罪譴是以言者不切切者不言彈劾者或緣讐辟舉者或計恩伏闇

本朝近侍官員交通外官者禁臣愚謂一應時行問遺請召俱宜革絕然後可以糾肅百僚振立綱紀此臣之當脩者八也百姓之命係守令守令賢否係監司撫按監司撫按之於守令也宜勿取謟佞乖滑勿抑篤實剛正勿以資格高下枉其薦黜其

諸犯既明者當即時問結不許委曲容其夤緣其
罷軟貪酷者雖在四五品例得實即與
奏黜勿使遲久遺憂地方其各該撫按官又宜令該
衙門推用平日廉正剛方之人不宜使輪以為故
事脫或撫按官到任未洽滿期不職著聞該衙門
即便具　奏取回別用另行推補緣此大責不宜
苟且取具此臣之當脩者九也九者咸舉臣職盡
矣夫能上下交脩同心一德若此臣見百政舉萬
民安和氣可召

天心可格災變可弭
祖業可守然其要又在
陛下從事問學正心脩身然後起居得宜用舍不錯
不然臣恐
帝天震怒之甚非浮言之可欺
祖宗搆造之業將自是而不忍言矣臣父病生死未
可知行將與草木俱朽誠不忍負
陛下恩寵之至悔悟之誠是以昧死直言仰荅
聖心伏惟

陛下矜察采用天下幸甚臣不勝俟罪殞越之至

慎言語以精　聖學疏

即者臣省問

聖學御批曰該衙門知道臣竊謂天下政務各衙門

分理惟

聖學一事在

陛下所自勉進令臣問温書記書不曾彼該衙門者

豈能代

陛下温且記耶縱雖知道亦必如臣所請耳臣固知

陛下此答以臣卑微可忽狂妄可恕也但天下四夷

聞此不曰

陛下棄臣之奏則曰文理不蒙不曰左右代批則曰

好臣所教拒諫而拂經也一言雖小所損及大可

不慎乎又其甚凡遇直言不回話罰俸則降調挐

問庇姦讒傷忠良失天下民心是皆臣講官者平

日論說未明乎理感格未至於誠致

陛下失言如此雖將臣貶謫誅戮以昭曠職亦不為

過惟是

陛下冲年進學將舜察邇言禹拜昌言也豈宜不恤人言乎望

陛下急御講筵以造高明之域庶言出不錯絲如綸綍華夷胥悅矣況今閏月七月天氣即往年八月也時不可失學不可曠海內臣民瞻繫在此或謂臣若再有論講必又如前批然臣區區愚忠安敢謂吾君不能乎

奉修省自劾罷黜疏

臣伏覩

皇上因天示戒變服御門令百官同加脩省先日又
傳聞
皇上將端午諸戲俱令停罷臣仰喜
聖心之畏天俯惧臣職之未脩竊見自嘉靖元年以
來元日折象輦之軸陰風拔獸吻之劒臘月雷電
交作新正南北同震山隕地折晝晦天霾委的變
異非常不止久旱宜廑
大君之恐懼乃示群臣以脩省臣竊惟天道與人事
交通

主德與臣職相係臣官階雖卑職在以經術道義輔
主上於聖神伏自供職以來痛加脩省不職者十有
三事謹列上陳自求黜退臣聞學問常天心亦悅
不常庶民且議
先皇帝經筵又日講後被讒邪聲色蠱惑讚論間斷
姦逆縱横社稷幾危而不知
陛下所親見也柰何今年講書少於去年去年講書
少於元年今三月初講四月罷講若計一歲不止
一暴十寒

陛下自視天資比湯文孰優湯且日新文王且不已
翔
陛下年在幼冲豈可作輟遑天所眷臣自省講說不
足以啟其好忠誠不足以動其樂其不職一也我
明有天下者皆
仁祖淳皇帝后誕育
高皇帝之功可當百世不遷之祖每年四月十六日
二十二日忌辰也臣於元年二十二日適講虞書
三禮口奏是日講書宣着黔服罷酒飯存忌辰其

言夫行當年六七月間鳳陽地方大風拔木數百
大水漂人萬家切近
孝陵至今爲災不已乃
陛下尚不覺悟又於今十六日百官朝服賀上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
仁祖高祖之靈與天地通其忌日不憂已矣又以
爲大樂可乎書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謂是
我臣痛自脩省是皆論說未能懇惻所致不職
二也

陛下欲追祭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於
奉先殿西側空室臣已嘗同侍讀湛若水等據經論
奏昨見切責九卿所議至有再違不能之語禮工
二部懼而遵行大學士蔣冕執奏又未即從夫廟
有定制自虞夏商周至今然也空室之舉既非七
九之數又非世室之名必欲行之
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乎漢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
一開中郎將張純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不

得祭之言遂罷其廟使守令侍祠臣言不能如張
純之動主不職三也
獻皇帝生有興國社稷人民受之
祖宗者也乃忽沒其邦名如舊爲士庶人然雖加
殊號却是後來虛名文字義興起也盛也旺也若天
默定使
陛下以有天下之地也今而沒去兆恐不可且有二
統之嫌夫
陛下入繼大宗已

考孝宗今又
考獻皇帝詔書又加
章聖皇太后毋凡兩聖字而
昭聖皇太后先有
聖毋字後又沒之輕大宗重小宗分明二本臣亦嘗
同湛若水奏明宗法其言反不如冷褒段猶輩之
能行不職四也往在正德間用人惟貨惟說故盜
起姦橫幾至七國
陛下中興似更新之矣乃治不加進亂不加退龍者

謂奔兢之風雖抑而未息節義之士雖録而不用舉者或挾恩刻者或帶讎柄用者或避怨則亦不敢謂不然也臣不能敷陳修身取人之道不職五也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則不福無勇則失義傳闕有設齋醮以惑

陛下者壊人心杜聖道傷國用莫此為甚臣不能開崇正道以勝其邪說不職六也召虎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況於防臣之口乎今諸臣言傷切直者或譎戍或削籍或罰俸少忤其意輙伺其私雖

在師保視若尋常未幾一年大臣去者六七陽無誹木諫鼓之設陰有衛巫監謗之漸結忠臣口縮諍士舌禍患將興而不聞危亂已萌而不知譬之一身氣血不能周流則肢體麻木譬之兩儀上下不能交泰故雨暘愆期而臣職在

經幄且不能以進况彼跡遠者弐痛自修省不職七也方今江淮廬鳳之間水旱相仍饑饉連歲父殺其兒而食其肉子刀其母而啜其血若乃兄弟封割夫妻吞噬親戚剽餉則以為常矣天理民生斷

衣無餘古今罕見之災也而賑濟之權假手於姦侫之輩其地方貪黷官吏敘遷如常故煑粥則粥殺人散銀則銀誤人積骸成丘殘屍如莽報無虛日書稱高后之言曰吕産朕民臣手不能如鄭俠畫圖以獻不職人也夫民之貧困至此極矣故雖漕運額米亦折少半以濟荒乃今戚畹庵寺土木之役動以千萬口日三升不及半歲京通二倉已耗十三今歲不雨來年不收且勿論民庶人等即百官諸宦豈能空腹以事

陛下乎臣頃分足食之書頗講而罷不能陳其故以救饑殍不職九也夫民之無食猶其無衣也柰何又差内使織造東南是速之死也又行賑濟是剜其腹心補其爪髮抽其皮骨與之飲食也臣自修省不能如仲山甫之舉德以補衮衣之闕其不職十也邦之刑法所以懲不軌詰姦慝也今或叛逆十惡罪通於天陰行賄賂緩誅欲釋使爲善不知勸爲惡不知畏以致寒暑失正風雷不時書稱天討有罪臣誠未能講行其不職十一也昔

先皇帝傳奉太監近侍之籍動以萬計

陛下即位已釐革其半曾未幾時仍開傳陞之門非

貴寵之弟姪則嬖要之親屬也故祿溥月增其數

倉箅日減其儲此輩勇不足以敵愾智不足以經

國乃使糜費民膏如此則雖彼類之有勞績才略

者亦恥與伍班臣不能譏爵罔及惡之書其不職

十二也內彌盜賊外侮夷狄所恃者兵兵之不壯

豈士卒之過哉扣衣糧以折差出資裝以買閑營

首級以救生一遇鉅敵是夷其股使跨馬折其肱

使彎弓彼且不爲賊禽者幾希臣故曰用千略不如用一廉用百計不如用一慈然方欲講足兵之畫而未能上其不職十三也夫不職之事有一於此皆即可黜罰况臣所負至十有三者乎或曰階卑集議不及任輕言責不係可自寬也且修撰十有七年矣默待修書成而去亦可但臣念官聯史

局懼虧

陛下他日之名職在

經筵恐玷

陛下今日之德故願如史佚並周召於成王之世不敢爲聚子皇甫貽詩人之重刺也故如臣者先行

罷黜庶

君德有英俊以成就

天戒即頃刻可消彌而

陛下亦不可不以是爲脩省之實也

奉

聖旨呂柟這廝不修本等職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拾妄言故違前旨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鎮撫司供狀

供狀人呂柟年四十六歲係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由正德三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見在史館纂修實錄充

經筵講官狀供

皇上欲追崇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徽號又欲追祭

獻皇帝於
奉先殿西側空室以盡追切之情本年四月十九日
大詔天下稱明知
大禮已定不合故違
前旨說稱
仁祖淳皇帝后忌辰賀上
章聖皇太后徽號忌日不憂已矣又以爲大樂可乎
是皆論說未能惻側所致及說空室之舉既非七
九之數又非世室之名必欲行之

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乎其言不能如張純之動
主
獻皇帝生有與國社稷人民乃忽沒其邦名如舊焉
士庶人然雖加
殊號都是後來虛名
陛下入繼太宗
詔書又加
章聖皇太后聖母凡兩聖字而
昭聖皇太后先有

聖母字後又沒之分明二本等情又不合說
經筵日講豈可作輟皆柟講說不足以啟其好忠誠
不足以動其樂正德間用人惟貨惟賂
陛下中興更新不能敷陳修身取人之道傳聞有設
齋醮以惑
陛下者不能闢崇正道以勝其邪說諸臣言傷切直
者詬戍削籍罰俸柟職在
經幄不能以達江淮盧鳳之間父子兄弟相食手不
能如鄭俠畫圖以獻土木之役動以千萬口日三

升京通二倉已耗十三項分足倉之書瀕講而罷不能一陳其故以救餓殍民之無食猶其無衣又差內使織造東南不能如仲山甫之舉德以補衮衣之闕叛逆十惡陰行賄賂緩誅欲釋天討有罪未能講行仍開導陞之門不能講爵罔及惡德之書內弭盜賊外禦夷狄所恃者兵方欲講足兵之書而未能遂通前十有三事要係大臣責任擔當早集議不及任輕言貴不係委的輕率狂妄仵犯聖聽以致自劾罪咎逕送到司問理明白所供是實

鎮撫司書招覆題奉

聖旨大禮尊號出乎朕追崇達孝之情呂柟這廝不修文業故引

前旨累次忤慢妄言拾掇本當重治不必擬罪姑從寛送吏部降二級調外任該衙門知道

尊號建室爲由恣意狂率故違

該吏部覆題降二級調外任與在外州判官品級相等查得山西平陽府解州缺判官欲將呂柟

降除奉

聖旨是
申明監規以光　聖教疏
臣伏覩
聖皇以堯舜之仁興禮樂之治謂太學乃賢士所關
風化基本誤甄薄劣謬膺斯教臣等內省恐懼圖
報靡稱謹將應舉監規伍事上塵
聖覽如可採用乞
勅該部施行少裨治理臣等不勝戰慄瞻望之至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計開

一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群士今查實數以天下之廣止有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或入監未久或就於禮部支稱他故駁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業治門産侵凌鄉曲瀕及試期方攢監簿仍計水程覬圖撥歷未仕如此居官可知乞

勅該部將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各省定限行取坐監違限半年者准在監作曠三月計月加曠若

違至年半并通未入監故不至者免其會貫試庶幾士頗知儆向學者衆安民有具

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也故稱四十道明德立近見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至禮讓未聞遇事與爭熾及例貢勢利相加奔趨為能殊壞士風是雖臣等無教亦緣各提學官嚴選貢之例慮有退貢懼貶已位故惟取詞章不論行檢遂使邉衛下邑質樸淪墜不獲一貢遲以數歲彼處學校與廢設同乞

劝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之期還於食粮年深三
二名内考取随地方都鄙高下人材多寡列為上
中二等使遐荒亦有文物為齊民望方合
聖上一視無外之心然其文章只准聖賢遺書理明
辭達不專富麗若有蹈習两晉六朝人語奇怪難
讀者俱從黜落仍必遵
祖宗卧碑監規絫取德行或注其平日某德某行于
卷面亦可縱無完人雖一德一行亦是真才其五
十以上無進益者照舊給與衣巾終身如果碩彼

嚴行把持學校者徑自黜退不許冒貢入監

一納銀例貢在監者固有監規教條日就月將近奉

欽依聽其依親原籍亦得與考科舉此固可待志士

矣惟他無志者一旦還里挾富豪之勢恃監生之

名抗捍守令肆行鄉閭或兼服商賈不復知所錯

往他日有官殃民不淺見今查有投文到監未及

旬日即逃回籍者數人乞

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歲考之時隨本學

生員並行試驗略用賞罰仍令轉行各府州縣正

官月一查其行業類報庶幾知進亦肯復守監規
其逃監及稱患病給假叄箇月外者許臣等查報
該部處治重則削其名籍
一公侯伯已未襲爵未管事者例該在監習禮讀
書月支餼米以養蓋謂有文事斯有武備也舊規
日每在監其後偶從寛簡定以三八日期近臣等
到監間有二三人依期受書習禮若餘多不至蓋
此輩憑父兄之勢倚閥閱之家惟躭驕惰不修禮
讓平居知此一旦管事豈知練撫軍士之道乞

勅該部轉行各爵戒飭子孫使之敬業樂學以永保禄位與
國咸休若有違例久曠者許臣等指名恭題
一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
之具臻鳳鳥之鳴者耶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
者宋儒楊復又為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生
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
乎進退周旋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惜此書稀
少靡所取據而禮樂諸器舊多未完甚至陸館卓
案亦皆不具乞

勑該部重刊儀禮印裝一二百部并造前項禮樂諸器卓案等事以便諸生游業足準大雅鍾鼓辟雍周禮樂德樂語之義其諸生不能赦律者乞
勑太常寺遣知樂官道數人轉諭諸生節奏音響

進呈書籍以永　聖教疏

臣等竊惟太學乃
天子之辟雍禮樂實
聖主之至教然治日休明頌聲自作故臣等近嘗具題乞
勑工部刊印儀禮圖解以便習禮公侯伯暨諸監生

肄業方欲舉行而監生盧堯文等先已聞風興起
旁求前書自行校寫倩工刊刻將大半矣顧今成
書比之舊本開朗精密足可按習臣等又謂當習
之禮內有用樂之處況興詩之教原在立禮之先
爰取詩經關雎以至玄鳥八九十篇皆關係倫理
切近身心者選知音監生衛良相等日在演樂廳
提調一百生徒倡之歌咏被之八音以調其六律
而正其五聲六館中亦各選年幼監生三二十人
晚監之後歌咏一篇使諸生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令衛良相等已寫圖按譜編次成書名曰詩樂圖
譜似亦可行矣此禮樂之書實西周文武成康之
盛多周旦召奭之作漢唐以來鮮克具舉惟我
聖皇在上敦復古道修明禮樂茲當
萬壽之期適就
中興之頌既可以考太平之景象尤足以瞻
至德之光輝儻
陛下于秋深春中之時或行養老之禮於太學以聽
鹿鳴乞言之雅或行大射之禮於澤宮以覽騶虞

宮備之風真足以鼓舞髦士快覩萬姓而鍾鼓辟
雍子來魚躍之治不得專美於周矣臣柟自莅任
以來又念
太祖高皇帝親製監規其爲諸生之心眞天地之生
物父母之愛子也臣柟見諸生不能熟讀因逐章
注釋其義或附以監中相沿條約名曰監規發明
以便諸生誦習且使遠思
太祖垂訓之心而仰副
聖皇作養之意也然儀禮圖解繁已刊印成書欲行

給散詩樂圖譜及監規發明本監二三生徒亦欲
自行刋刻以便傳看臣等淺薄謬妄不勝戰懼之
至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臣准南京兵部咨准兵部咨該太師武定侯郭勛
奏前事內一款訪舉將材題奉
欽依轉行南京府部九卿科道等衙門各一體遵照
施行備咨到臣臣有以知

陛下儆戒無虞張皇六師之意無時而已也臣竊惟用將之道與用文不同為將之道與守經實異蓋為將以得士心為本雖或有過可勿論也其材以識邊務為要雖於厚爵可不惜也然惟持身之廉者足以為士心所係有出群之材者足以知邊務之急夫今日西北之所患者惟匈奴東南之所慮者惟交趾然交趾在數千里之外其地遠而勢緩匈奴在數百里之內其地近而勢強遠且緩一戰勝之不足為武也但用得其人可不煩兵甲而來

王矣近且強屢被侵掠不可爲常也必用得其人使之經畧控制可不積歲月而遠遁矣臣素不識諸將惟於西北聞一人焉如先任總兵周尚文者亦遼東總兵馬永之亞也近雖有過偶爲尚書唐龍所論然而持身之廉類無與比其改過圖新思壯邊圉以馬革裹其屍者亦本心也君起復原職與見任總兵王劾各統一邊聯絡于浩亹榆塞之間并用馬永兼宣府大同總兵使會同梁震諸將整搠士馬得其歡心以畜威養銳匈奴倘入三邊

兩鎮共為聲勢應援𦂳見駮啄不暇

陛下可無西北之顧矣又於東南閩一人焉如參將

沈希儀者亦貴州總兵李璋之輩也臣舊雖未知

但為尚書霍韜所取然而却敵之功人尤稱雄其

運籌決策頗得謨猷以長纓繫𠔃頸者亦本心也

若擢為副將與見任總兵柳恂并力兩廣驅馳于

憑祥分茅之地暫調李璋于雲南沅江等處使會

同黔國總兵規畫謀計求其要領以宣化布德交

趾雖叛三省四路共是招撫引諭𦂳見貢琛不暇

陛下可無東南之虞矣雖然匈奴旣請南夷自服詩所謂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者是也如蒙
勅下兵部再行訪察如臣言不謬早爲擢用施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慶賀　皇第六子生疏

臣等接到邸報伏覩
聖諭嘉靖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皇第六子生欽此臣等屢際
大慶不勝懽忭竊惟

聖人以保四海為心
大國以垂萬世為重元良固表正乎普天藩屛實輦
維乎磐石麟趾發祥於公姓龜書逢吉於子孫蓋
不啻華封人之祝唐堯也仰惟
皇上道隆三代
德冠百王
大來格于
祖禰
至誠感于

[illegible]祇化及樛木之先猶綿瓜瓞之遠繼此繩繩增錫類於千億于焉亹亹賡今聞於

本支乎萬國之懽心寔

一人之有慶伏惟習性兆於初生正學基於蒙養雖

胎教之有素亦審喻之當先聞善言見善行若就芝蘭胥保惠胥教誨不役耳目日日啓哲懿永奠

國家此皆

聖謨所預定而臣等拳拳以祝頌者也臣等職守留都游逢

大慶無任懽忻喜躍之至

問安奏疏

臣等接得邸報伏聞

聖上近以違和偶患鬢瘍足瘡計今已當平復但

臣等聞之夙夜廩廩飲食不寧身雖在數千里外

心常懸

廷墀之側竊以

天生

聖人貞元會合剛健中正精粹完具

天地之所倚庇

百神之所純佑今此微疾或寒暄不時少失調攝乎

伏惟

聖學有密

皇躬亶厚恒崇敬一積致中和嘉祥自臻勿藥有喜

可知也臣等又聞孔子之所慎者惟疾耳疾已瘥

而猶慎之者醫書所謂諸忌也惟望

皇上櫛沐步躡之際

膳羞居御之間益加意于慎忌于以節宣五氣葆順

元神百體從令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臣等幸甚蒼生幸甚臣等下

情無任懇切譓馳

奏聞

安伸犬馬恍

慶賀　皇第七子生䟽

臣等接得邸報伏覩

聖諭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第七子生臣等竊惟

天休滋至徵

皇運之無疆

睿嗣森興寔

聖人之有道適觀前代之盛必諧後昆之繁蓋嘗詠

思齋之百男亦又歌假樂之千億也恭惟

皇帝陛下

德著誠明

功兼位育靈承

上帝于淵默祇事

九廟以肅雝吉夢疊見于熊羆瓜瓞自綿于沮漆蓋

純佑于

神天宜鍾英于海嶽

景命錫于祚胤

千祿宜乎

君王

本支豈惟千百世藩屏可至億萬年四海騰歡百僚交忭若乃蒙養以正審諭于先夏啟既賢敬承大禹之道姬旦接踵共篤周室之光此尤

陛下之所軫念而臣等拳拳以祝頌者也

陳愚忠以重禮敎疏

臣不材備員前職方衰絰哭臨
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於喪次忽接邸報
陛下札諭輔臣謂墓次於
廟安
親爲上豈忍啓
靈於風塵之間撼摇於途路之遠臣未能的知君果
然焉眞
至孝之心神啓其衷

上聖之見動合乎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前後聖
人而不惑者也但又云奉
慈宮南請
合葬穴中必須
躬至
顯陵親臨調度臣又疑懼焉盖
陛下一身為天地立心為四海生民立命為
祖宗列聖宏基業為萬世開太平此其所為孝於
睿宗皇帝

章聖皇太后者非淺小也一南請
合葬豈足以盡
陛下之心哉臣願少抑
至情停止
皇輿以戒不虞
宗社蒼生之福也且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禹葬會稽
塗山未祔
睿宗皇帝道同舜禹而
陛下豈嘗啓賢之能敬承者哉故今南

郊圜丘北祀泰折義正如此寧又肯撼搖
聖母靈輀合葬承天以蹈非古之議乎如臣言謬妄
陛下果欲南詣以畢孝思然亦不宜卒遽舉動必先
立
儲貳以繫屬天下人心選於群臣中如漢廷
汲黯真社稷臣者數人留後居守其宣府大同一
帶亦當先事簡調賢將委禦強虜昔名儒王通曰
舜一歲巡狩四方而民不怨讟者何兵衛少而徵
求寡也蓋舜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至之處百姓
愛戴四方風動如手足捍頭目子弟衛父兄又奚

用兵衛徵求乎今縱未能如古其供億之費亦當
就近酌省處置而扈　蹕官軍無俾過多侵擾經
過小民亦爲要討臣叨侍南禮闈
大喪禮儀一見之愚義不容默謹具奏
聞
奉
聖旨禮部知道
愼重山陵大禮疏
臣近聞

顯陵事體頗有渟水蓋緣

玄宮初制深廣故也夫山下出泉雖比方依山制墻深亦多水况卑濕之地氣烝泉漬其下渟水不足恠也恭聞

皇上南詣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此其大孝之心可謂曲盡其誠矣但傳聞原地山水拱抱

風氣環聚

玄宮之內瑞霞溫暖碧渟清湛其壹丈以上土皆乾爽

聖天子龍興之源自是如此實非敢誣理亦不宜改

也臣嘗晝夜熟思宜先作香木　寀閣高止丈餘
有門啓閉表裏髹漆令無罅隙内容香木度几貳
張前張高壹尺貳寸後張高九寸通置
顯陵殿神位牌下擇日請事重脩於
顯陵前開隧道舁奉
睿宗皇帝梓宮于　寀閣香几仍用新絜斮陳漆于
梓宮上面以至四周俱令堅厚功至旬月方漆其底
厚亦如前即有内水久亦滲溜其重修之儀出
土外壤推置于東西後三面壤外淺溝上作席

屋崇脊以覆其壙若遇驟雨令其走水有泄爰

從

玄宮之底就用壞土自下而上納土壹層提杵壹遍俱令結實築至去地面丈有貳尺酌用宋儒朱熹灰隔之法平鋪木炭末于下厚方三寸以驅樹根水蟻方用石灰三分細沙一分黃土一分三合篩勻以松葉水灑拌杵築三尺其上方起九寸之臺奉安

梓宮旁窨遍周立石柱圓玖寸上安石梁梁圓七

寸覆以寸半石板傍柱東西後三面俱用薄板隔
立內與柱齊依前法用三合土周附板柱築厚一
尺石板之上亦用三合土一尺外各施炭末若灰
隔既完絕無縫隙乃取甎石於灰隔外甃作券洞
亦用三合土泥塗券洞外周匝瀕至乾老然後奉
梓宮掩其前面金門亦用三合土炭末俱如前法其
暦
金門前
殿廡明器諸儀只宜准取漢霸陵瓦器為 長久安

陳旣畢方塡土掩壙封起
山陵可萬世無虞者也臣前奏欲准舜禹之喪三妃
塗山皆未之從只請
章聖獻皇后圭葬其脩
玄宮亦如此法若
陛下必欲南
祔則又當宏廣其
玄宮之尺度矣若欲奉遷
顯陵合葬于圭亦惟通用前法然總不如原地有除

之愈也此

山陵大禮

聖謨神猷自有

宏規但臣叨侍南禮有犬馬一得之愚不敢隱默惟

聖皇覽采焉

殿試策　附録

皇帝制曰朕聞人君所當取法者惟天惟祖宗唐虞

三代之爲君皆法天法祖以成盛治載諸經可考

其有曰代天曰憲天曰格天曰率祖曰視祖曰念

祖同乎與乎抑所謂法祖爲守成而言也彼創業
垂統者又將何所法乎漢唐宋以降法天之道殆
有未易言者何以能成其治乎抑以有自法其祖
者矣何以治之終不古若乎朕自嗣位以來兢兢
焉惟
天命是度
祖訓是式顧猶有不易盡者天之道廣矣大矣不知
今日所當法何者爲切傳有謂刑罰以類天震曜
慈惠以效天生育者果可用乎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
列聖之所法以爲治者布在典冊播之天下不可悉
舉不知今日所當法何者爲先且急史有謂正身
勵己尊道德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者果可行乎
茲欲弘道行政以仰承
眷佑延億萬載隆長之祚子大夫應期嚮用宜有以
佐朕者其敬陳之毋忽
臣對臣聞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

宗也不外乎盡其孝蓋人君之有天下其原命于天其始也傳之于祖宗祖宗不以天下徒傳乎我必以創建之法而并遺之天亦不徒與我以天下其聰明之則固望我舉而行之以論天下爲也故仁也者法天之本也孝也者體祖宗之心以致其法之之實也苟不以仁法乎天而惟任己意以肆行于萬姓之上則民之蒙殃者多矣法天矣又或合祖宗之舊以爲不足事焉則聰明之作舊章之亂適足以動天下之紛紛也故曰惟仁人爲能法

天惟孝子爲能法祖宗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
孝子惟能享親於戲此唐虞三代之聖主兼體仁
孝之道而不累者之所能爲彼漢唐宋諸代者褻
天逆祖漫不知法且或法之而未盡然又并其祖
宗之法亦有不可法者是其可同日語哉欽惟
皇帝陛下紹
列聖之洪休撫諸夏之大業蓋大有爲于天下而謂
草野之下亦或有明上天祖宗之道習仁孝之說
而知其旨可以裨補治體者乎未可知也乃進臣

等於廷特以此策之蓋非徒以循　舊規爲也臣敢不以所聞於師友者披瀝罄竭以仰副聖心之萬一乎竊嘗讀詩書而知帝王法天法祖之實矣臯陶之告舜曰代天傅說之告高宗曰憲天高宗亦以伊尹佐成湯之格天者告諸傅說然代言者天不能有爲而假手於君也憲言者惟天聰明君當效以致治也格言者不違乎上帝之則而能享天心也之三者言雖異均之爲法天也商之太甲不明厥德而伊尹之所以告之者不曰率祖

攸行則曰視乃烈祖周成王以幼冲之資而在位周公則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訓之然率云者以高宗爲據依而持循之不敢違也視之者因其已然之度取而鑒之也念之也不敢有所遺忘常存於心而思見諸政事以爲的也之三者言不類均之爲法祖也然法祖之事不獨見於守成之主而亦行於創業垂統之君故禹之始有夏也率帝之初湯之始有商也纘禹舊服武王之始有周也乃反商政政由舊何嘗無所法而自我作古乎

夫帝王法天之事無不同者以其此心之仁無或異帝王法祖之事無或異者以其此心之孝無不同故當時黎民有時雍之美四方有風動之休聲教四訖于海外萬姓悅服于域中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矣自是而降漢唐宋之君或責躬以水旱或從事于封禪或信奉乎天書數固自以為法天也然水旱責躬者可矣封禪天書何為者哉雖或致富庶之效成斗米三錢之政得安內攘外之功皆其恭儉慈愛之一節所及固不敢直以法天許

之也或謂其自有制度或欲倣貞觀之初或屡行紹述之政數君固自以爲法祖也然倣貞觀之初者可矣彼自有制度屡行紹述者何爲者哉故不雜於覇則雜于夷且并其祖宗之法而廢之如是而曰法祖臣不知也是何也有法天之名而此心之仁則不足無法祖之實而此心之孝有未至無怪乎其然也然又有由然矣漢初制度襲秦唐初閨門慚德宋雖惠愛有餘而譎詐亦未嘗不足貽謀不臧已如此矣而欲子孫者有所法固有不可

得者然則能法天法祖者固在今日矣今
陛下仁以爲心是以
天命是度矣孝以爲念是以
祖訓爲式矣而猶有不易盡之嘆臣有以真知
陛下此心之仁仰不愧天此心之孝俯不愧乎
祖宗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度乎
天命式乎
祖訓者終陳之夫天之道雖至廣而無所不有雖至

大而無所不包然切於所法者其道不越乎二端而皆謂之仁也何者天以春生萬物以夏長萬物以秋殺萬物以冬終萬物生長者仁也殺與終者亦仁也故天有春夏王者則有慈惠之政天有秋冬王者則有刑罰之施二者不可偏廢也故春秋於桓公不道王法不及則因穀鄧之朝而不書秋冬之二時成公懦弱政事舒緩其二月固以無冰書之也子叔曰刑罰以類天震耀慈惠以效天生育者良有以哉故頤

陛下以慈惠爲事與則爲惡者不知所懲而長姦宄之風願以刑罰爲事與則爲善者不知所勸而挫淳良之志雖然慈惠可過也刑罰不可過也故天道之春夏常以長養爲事而秋冬則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若是者可不知所以審重于其間乎知所以審乎輕重則其以仁存心者當無不至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及於

列聖之所法以爲[illegible]百布之方冊揭之天下雖下[illegible]

以悉舉然其大要不過脩己用人而已昧爽臨朝晡時還宮便殿則閱奏牘閒暇則覽經史節儉則服補縴澣濯之衣殿廡則書洪範大學衍義之文其修己之勤類如此陳過逸士也則走幣以聘劉基宋濂臣下也則以古君子吾子房稱之而不名聞宋思顏之言則監一虎一熊以賜群臣納許好問之諫不以縣令之卑而拒也其樂於用人類如此然則今日所法之當先且急者尚有過於斯者乎故李絳謂唐憲宗曰正身勵己進忠直尊道德

以與祖宗合德者豈有不可行者哉以是爲行則其所以永言孝思者將無不至矣但恐
陛下意念之間一有不存而於仁孝之意少乖則刑罰慈惠之加或不能盡得其當而脩己用人之間必有可議者矣不惟亂民之心志實能感天之變異昔魯僖公三十三年冬殞霜不殺菽李梅實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何爲記此對曰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漢武帝以幾縱守定襄一日赦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是故宜殺不殺與

不宜殺而殺其感應天道如此也往年桃李秋華
地震彗飛亦可謂非天之譴矣將
陛下之於刑罰亦尚有未盡仁者乎孔子曰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救之以寬寬
猛相濟爲政之體議者猶以爲使民至于慢殘而
後救爲非孔子之言議者罔知則可議者如有知
也則夫民殘矣而不改絃易轍者可爲之恬心哉
慈惠之施莫大於賞賚賞賚當則人以爲榮而能
生育矣不當則人不以爲榮而不能生育矣

陛下初即位即賜天下長老其臣也加秩進階其民也帛肉冠帶之天下之爲子弟者罔不慶幸曰堯舜之德不此過也惟願

陛下寵賚賜予不私近侍慱施執獨則所以生育萬民與天之生育萬物者其爲仁也均矣逸樂之事雖聖人所不免惟不可過耳勤儉雖常人之所同惟夫履崇高之位當富貴之極者躬行之斯可讃也故益戒舜以罔淫于逸樂而舜重以勤儉稱禹蓋逸樂則無宜豫之凶德可崇勤則體日新之艮

業可大儉則獲安節之吉百姓富斯三者不盡而曰法祖以脩身臣未之前聞也禮言王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訓而德成也臣前述

祖宗之於陳遇劉基宋思顏者正以此耳然則今日之尊道德者果若是乎唐臣陸贄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然與其得狂誣漏泄者又不若得多且直

者之尤盛也多且直者不可得則亦得其狂誣漏泄者已耳狂誣漏泄者亦不可得無乃

陛下之恕與從有未盡然而又何以進忠直耶

陛下果能於斯仁孝之道真有以得之於己則天理流行而人欲之私不能淆雜於其中愛敬充周而逢逆之意不能潛藏于其內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

陛下之志即

祖宗之志好生之德溥海外而沾濡
光前之業裕後昆于無窮矣然臣復有獻焉法
上天
祖宗之道固在盡仁孝之心然非有所學焉則固無
以有諸己矣夫學亦不可以易言也蓋心樂乎此
則其學之也必專且成不然雖師保強勉之苦亦
爲徒爾苟於
深宮便殿之中從事於讀書窮理之間不爲章
句文藝之習日與大臣薰陶漸染講明切磨則

見
聖心之開明者愈益開明如日中天秖見夫義理之
爲樂自貪慕好愛之不厭而玩好逸遊之事便佞
巧佞之語舉不足以撓其中矣仁之全德大備于
克治之餘孝之懿行益廣於纘戎之頃道無有乎
不弘政無有乎不舉
皇圖鞏固于不拔人心荷戴于無窮惟
陛下采納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議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特

進大傅韓公謚忠定議

太傅太司徒質菴先生洪洞韓公之薨也旣謚忠定

矣其孫戶部主事廷偉請議其故以彰

聖恩揚祖德呂柟曰昔者周公不云乎爲人臣者殺

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于其身以全其君乎公

始官給事薦起冢宰曹南李公司馬河州王公事涉

近倖觸

憲宗皇帝怒幾不獲免辭色自如及在武廟位晋司
徒宦璫八黨肆姦橫行縉紳側足公倡率群工抗章
伏　闕罪人未得璫亦自張矯　詔繫公與死爲隣
褫職閑住及璫既誅得復舊銜至有今
恩公以直始亦以直終斯豈非危身奉上之忠乎法
曰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
行不二曰定公之爲湖藩也節費儲穀禁貪賑窮平
稅理冤視民如子其廵撫荆豫叅賛南都乃益蠲租
救荒發金分濟或令官罪預支俸糧以砥穀價士民

全活及其在司徒也孝廟孰知忠亮謚法積獘漸次刋除邉餉馴充羽書一急經蕞集義惠滋茂此其一志民瘼致躬弗渝於安民大慮純行不二之送其何詭諸斯不亦爲定乎公家居時榑應召過晉齋沐謁公黄髮朱顔吟咏不休後生小子丁承籍奨進言歸二物天錫易名號不允稱我思巴人蹇公亦名玆謚然尚有買田自汙之疑有宋濮人張公亦名玆謚然猶有節義或虧之疵豈若公終始無瑕明德一致展與謚稱我於戲公玆永終譽矣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